

跨性別美學初探： 晚期現代性與漂浮的性感*

甯應斌

前言

這篇文章從當前逐漸顯現的「新性感」男人、「作怪」青少年、「酷異」跨性別、「跨齡」老年人等跨越「以生物性別為基礎的美感」現象出發(註1)，來探究晚期現代的性感／美感變化的意義與動力。

「性感」一般被認為和「性別」密切相關(下詳)，性感是性別的某種表現，性感與性別不可分。可是，這就帶來了「跨性別的美感／性感」如何可能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各種各樣的跨性人為什麼性感？跨性人與第三性的性感也來自「性別」嗎？

(butch)美在哪裡？CC Gay(effeminate “sissy” gay)為什麼性感？龐克或酷兒美在哪裡？踰越年齡規範的老年人可能性感嗎(老年人、幼兒與胖子幾乎是無性別或性感的)？這些問題還指向到第二個層次，亦即，性感／美感可不可能超越生物性別？甚至與性別無關？——這是「後性別」意義的「跨」性別美感。以下我會提出三個美感原則，第一個原則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異性戀的或生物基礎的美學，這個原則建立在兩性之別的規範上、和性別是緊密相關不可分的。第二個原則和第三個原則在分析上可以分開，但在實際上卻是結合的，兩者開啟了同性戀或跨性別美感的可能性，這裡的同性戀與跨性別美感雖然仍和性別相關，但是已經違反傳統的性別規範；但是兩者也可能發展出與性別無關的美感，這是「後性別」意義的美學，表現在激進的酷

兒、「核突」(註2)的SM身體或跨性身體、跨齡的老人與各類青少年新扮相(從龐克到「顏黑(109辣妹)」等)之上。本文認為第二與第三美感原則的動力乃是現代性動力的一部份。

首先，我將從男人的性感切入，因為晚近同性戀男人的新性感或美感現象似乎正在切斷性感與性別的聯繫。本文所謂男人的「性感」，指的是男人的性吸引力或性吸引力的美(註3)(故而我有時用「性感／美感」來並稱或互相替代)。當然這都是很難界定的詞，而且我也還沒有找到很多直接探討男人性感或美感這類問題的學術文獻。Lakoff and Scherr 在 *Face Value* 這本準學術書中包括“Men and Beauty”一章，算是多少間接地處理了男人性感問題的某些方面。這本書有些基本的女性主義意識，也比較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來看待美貌的文化變遷，頗有參考的價值，不過這類書只從性別角度或女性主義角度分析男人性感，比較受到第二波女性主義在美的議題上的制式思考之侷限，乃是其基本缺憾。Naomi Wolf 的 *The Beauty Myth* 可以說是關於女性美貌議題在這個時期最出名的女性主義代表作，顯示了男性將美貌要求強加於女人(雖然在這本書最後，Wolf 有些跳出受害者意識的說法，諭示了她自己後來的轉向)。Nancy Friday 在 1990 年代中期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回顧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對於女性美貌的批判態度，她還指出反美貌還連結著反性與反男人(324-337)，(故而有關男人性感的談論，與傳統女性主義存在著內在張力)。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女性作者反對這種「批判美貌」的女性主義立場，但是卻被認為是「假(後)女性主義」(Friday 337-339)；不過被認可為女性主義立場的 Kathy Davis 仍對傳統女性主義的觀點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評(註4)。本文並不直接處理女性美貌的問題，但是某些方面可以說是從跨性別角度間接對女性主義立場的一種批評與回應，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問題意識的轉化。

I. 男人的性感／美感（超越批判理論）

在同性戀與跨性別運動及其美感普遍昌盛時期之前的性學寫作中，例如我隨手拈來的1960年代《性行為百科全書》的「美」一文中，就認為「力量與健康而非俊美，似乎是男人之美的判準」（Frumkin 218），其背後思考承襲自性學大師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異性戀觀點，因為靄理士認為大多數女人愛慕男人身心的有力或力氣而非美貌，靄理士甚至認為「最能打動女子歡心的男子往往不是最美的，說不定是美的反面」，而「美根本是女子的一個特質……男人之美所能打動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美術家和美學家，一是有同性戀的傾向的男子，至於能打動性的興趣，那就只有這兩種裡的後面一種了」（86）。性學家一般的觀點大抵是建立在靄理士這類看法上的。例如 Frumkin 雖然認為美的標準大多是文化決定的，但是他同意靄理士而認為美也有生物的普遍因素，例如健康與青春這兩個密切相關的因素。健康和青春是「自然的美」的生物基礎，而「人工的美」（如化妝美容整型打扮等等）則很多部份是表現或模仿健康與青春。而健康與青春除了和「美」，也和「性」緊密連結；亦即，美和性吸引力是相連結的（Frumkin 217, 222ff）。（筆者雖然也在本文中把美和性吸引力相連結，但是並未斷言其背後的必然關係或生物因素）。

不過把健康當作普遍的美的因素，似乎有些反例：Dominique Paquet 就談到了西方 19 世紀的疾病的整容（64-67），「1822 年，愛時髦的人必須呈現出不幸福且生病的模樣」（61）。中國也有所謂病態美的例子。不過讓我們忽略這個「健康為美」說法的可能問題。總之，在強調健康這個生物因素下，性學家又斷言個人的美乃是接近他／她那個性別的理想類型（cf. Frumkin 218）。

很明顯的，性學家認為男人的理想類型「自然天生的」就是高大寬肩這些有力量的樣子，女人的理想類型當然就是嬌小削肩豐胸肥

臀等等。可是這個全人類性別的普遍「理想類型」(ideal type)究竟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會不會還是偷渡了生物因素以外的性別文化偏見呢？或許理想類型是建立在「健康(?)」成人的平均值上，可是平均值會受到種族差異與文化的影響，例如重視女子體育或肉乳飲食的文化影響等等。

不論如何，在上述這種觀點下，男人臉龐的俊美是不被認為有功能的，女人也不重視的，而性學家認為「美」必須有功能，男人的美就是要包括肌肉力氣或健康，後者才有功能(cf. Frumkin 218)(註5)。

上述性學家的結論：「男人臉龐的俊美不能算是男人之美的一部份」，固然反映了某個時期(前同性戀運動時期)的性別文化或異性戀觀點，但是也反映了男女權力的不對等(cf. Friday 397-449)(註6)。不過性學家將美建立在性別的生物特質與功能上，是值得稍後進一步討論的。

男人的性感或美感經常和男同性戀聯想在一起，不過我們很少看到有關男人性感(或性吸力的美)的男同性戀理論書籍，即使在實用指導類書籍內也很少直接探討性感的意義。像 *The New Joy of Gay Sex* 一書中的“Beauties”項目，只有在第一段簡短提到「美」(「美」雖然不同於「性感」，但是在一些文脈裡，所謂的「美」指的正是「性感」或「性吸引力」，本文就是採這種用法)，這本書一方面說同性戀男人並不是只喜歡「漂亮男孩」，對外貌的口味事實上很複雜與多樣，而且一代一代地不斷在變化；另一方面此書卻說確實有些外表出類拔萃的人，像神話中的阿波羅，有別於一般凡夫俗子，因而認為這些出眾的人的美還是有絕對的標準的。

我們可以不理會或不相信絕對標準這種說法，而只去注意凡夫俗子的美，但是我們很快地就會陷入「不同的人對美有不同的品味」這樣的泥沼。在 *The New Joy of Gay Sex* 的“Types”項目中，講到「吸

引的類型」時就說沒有人是萬人迷。然而很顯然的，除了性吸引力的主觀成份外，種族歧視或其他社會關係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不論是種族歧視、年齡歧視、階級歧視、殘障(身體)歧視等等對於性吸引力的影響，都不只是同性戀關係中的現象，在異性戀中也同樣存在。例如某些華人女性被西方白種男人吸引，卻不願親近黑人，這也許和種族成見有關。許多男人不喜歡胖女人，許多女人不喜歡矮男子，許多年輕人不喜歡老年人，等等。至於階級區分在穿著打扮、氣質、學歷、品味等階級表現的部份也會影響性吸引力。

從另外一些粗淺的觀察來看，男人的性吸引力好像也有文化的差異。例如，在美國的性別文化中，男性陽剛和女性陰柔的區分非常極端和明顯；美國男人是以身體和氣質的陽剛來表達男人味，而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台灣男性則被鼓勵發展「智慧型」，反而把體育型的男子形容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註7)。所以在中外銀幕上看到的是不盡相同的男性性感典型(國片幾乎看不到諸如阿諾或藍波的極端陽剛之氣)。然而這種文化差異也可能是種族特質的差異(註8)；不過，當文化有優劣強弱勢之分時，種族差異往往蘊涵著價值高下(例如過去東亞病夫的論述即是暗示典型的中國男體不夠健美)。

凡此種種介乎於常識與粗陋觀察之間的說法，似乎在說男人的性感只是性別、階級、種族、年齡等社會權力關係的產物。這也符合舊式批判理論的論述。

相對於這些舊式論述，我則認為在全球化現代的今日，性感此一範疇內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與趨勢(例如異性戀男人性感的持續「同性戀化」，跨性別影像的流行，日本少女的跨種族、跨階級的新身體美學，老人的跨齡裝扮和整型、與各地青少年的全球化「作怪」等

等)，而舊式批判理論的論述只能將之化約到既有的性別、階級、種族等範疇，缺乏一個從「性與身體的美感」作為一個獨立自主領域出發的分析，也忽略了主體在表現個別性感時的反思 (reflexivity) 與能動 (agency) 與超越傳統階級、性別、種族等因素的獨特性質 (idiosyncrasy)。

如果從「性吸引力的美感」作為一個獨立自主領域來切入男人性感這個問題，那就必須現象學式地把「男人的性感」的社會文化因素暫時擱置於背景中，而從男人性感的現象中，特別是一些對男人性感的實用指引、媒體形象、時尚實踐等等 (註 9)，歸結出一些性感的基本原則，而以這些原則來解釋男人 (延伸到跨性別等) 的性吸引力。這種做法可以給予我們一個分析的開端，同時也並不排斥對這些原則下的實際性感內容做進一步的社會 歷史 文化分析。

本文在此提議的共有三個原則：性徵原則 (sexual characteristics)、抽離原則 (disembedding / abstraction)、操演原則 (performativity)。我不敢說這些原則窮盡了性感的所有原則，但是它們對我所要表達的主題是足夠了。此外，雖然我思考的起點是「新性感」男人與青少年，以及跨性別的美感，但是這些原則也適用於女人 (包括胖女人、老女人等)，故而以下也會用一些女人的性感為例證。

II. 性徵原則

第一個性徵原則說明性感或性吸引力來自於 (生物) 性徵，來自於「性」。這似乎是很直覺的原則：男人的性感來自男人的性徵，女人的性感則來自女人的性徵，或作為母性角色的一些第二性徵 (cf. Frumkin 222)。女人的乳房、男人的鬍鬚的性吸引力都好像是例證，性成熟男人的聲音體態等等身體特徵的性感也都可以歸入這個原則。至於性徵或甚至性別都不明顯的老人、胖子、幼兒等則缺乏性吸引力。

「性徵原則」建立在一種「性感乃來自兩性(性別)的性(徵)」假設上，這個假設有著常識與理論上的簡單性——性感來自性(徵)，而且符合兩性社會的一般性別意識形態——亦即，性徵不但是兩性的性別分界(即男女不同)，也使得性感有清楚的性別區分(即男女的美或性感不同)。易言之，「性徵原則」假設了男人性感和女人性感所根據的生物特徵是不同的，因此這種看法也很容易和生物決定論結合，例如以進化論來將性吸引力化約為生物意義上的性(別)特徵。

從性徵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許多被視為性感的裝飾打扮方式呢？例如女性的眼影、耳環、口紅、高跟鞋、髮飾等等。某種程度上，這些都可以被性徵原則所解釋，例如認為這些化妝打扮方式突出或襯托了女人的性徵：高跟鞋突出了搖曳的體態，或口紅或粉底腮紅突出了面部的女性特徵，如白中透紅的雙頰、紅唇等。但是這意味著白中透紅的雙頰、紅唇等也都是「性徵」，不過後者這些性徵，就像長髮之所以變成女性而非男性的特徵一樣，是否為「生物決定」？還是有社會文化的約定成份？這是以生物性別為基礎的性徵原則之一大問題。

由於「性徵原則」符合兩性社會的性別意識形態，所以會誘使人堅持「性徵原則」，並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一些不符合這個原則的現象。例如，一本傾向生物演化論的通俗書在提出女人喜歡光滑無毛的男人後，說：「不過男人並無意模仿女人的身體——無論他們多熱衷刮毛或剃毛，臉部是禁地。無論是正式攝影或雜誌封面看到的總是有點男性化鬍渣的臉……有時也剃掉胸毛，顯露盔甲般的上身。皮膚是鬥士的戰服，胸部是銅牆鐵壁，有了毛髮，剛硬的效果盡失」(南西·艾科夫 101-102)。

上面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堅持：剃毛男人並非採納了女人性徵，男人剃毛的性感仍然可以在「表現男人性徵」的框架下被解釋。不過

這樣的解釋有些牽強，畢竟胸毛或毛茸茸的身體（這是男人的性徵）也曾被視為男人的性感，而表現女人性感光滑油亮的皮膚（這是女人的性徵），現在卻移植到男人無毛的胸部上，這些反例現象並不能被本質化的、無變化的「性徵原則」所解釋。（現今男人除了在剃毛方面的變化外，很多的裝扮穿著也趨向女性化，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變化。）

由上面的討論可見，若要堅持性徵是解釋性感的有效原則，那麼「性徵原則」必須歷史化，以及擴充生物基礎到社會文化的約定。

歷史化：也就是認可表現美感的男人性徵是會改變的。例如，當男同性戀（採納女人性徵為性感的表現）影響到男異性戀時，男人的性徵也隨之改變，換句話說，男人會採納過去被視為女人的性徵來表現自己的性感，但是這些性徵現在已經是男人的**新性徵**了。對於堅持「性感 性徵 性別」有本質聯繫（三合一）的人而言，這種解釋策略的好處是堅持男人的性感來自「男人」（而非「女人」）的性徵——雖然目前男人的新性徵有些曾是女人的（有些新性徵甚至看來和目前女人的性徵相同，但實質上不同），但是兩性的分野仍然存在。不過，這個解釋策略顯然有著任意的成份——歸根究底的問題是：為何男人的性感不能來自女人的性徵？如果不放棄「性感 性徵 性別」之間的本質關連，那麼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歷史化，而是換湯不換藥的性別本質化。

擴充生物性徵：亦即，「性徵原則」所謂的「性徵」，不能僅止於性生理學所謂的第一性徵、第二性徵等等，而必須擴大（抽離）到其他帶有社會文化意含的外在表現或身體特徵（cf. 靄理士 89）。首先，有些看似生物標準的男性特徵其實也有著社會文化約定的滲透。例如身高，個子高大似乎是男性的特徵，但是並不是所有男性都比女性個子高大；易言之，個子高大之所以成為男性特徵，也是經過社

會文化對於性別身高差異的平均值的特定詮釋。

此外，諸如溫柔、粗獷、豪爽、認真、聰明、健康等等，有些過去曾被認為是某個性別的特徵，而且是性感的特徵，但是從今日的角度來看，這些性別特徵似乎只是社會文化的約定而非生物決定（溫柔必然是女人的生物特徵嗎？聰明則必然是男性生物特徵？），而且有著歷史社會文化的變遷（例如溫柔現在也被視為男人的性感，聰明在目前也能表現女人的性感，而不再被當代人認為是男人獨有的特徵）。

以上的例子顯示，性徵原則不能只狹窄地從生物學來解釋性感，因為那很明顯是不夠的，性徵還必須從性（sex）擴充到一些男性特質（masculinities），也就是從生物性別擴充到社會性別，才能更進一步解釋許多被視為性感的現象。不過，所謂男性特質本身也是個歷史文化中變化的事物，而且在社會之內除了主流霸權的男性特質，也可能有邊緣的或臣屬的男性特質；許多有關男性特質的社會歷史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R. W. Connell）。故而表現美感的「性徵」除了歷史化（註 10）、社會性別化外，還要考慮文化相對性。

除了擴充外，「性徵原則」有時必須加以某些限定，例如在年齡與平均值方面的限定：也就是說，表現性感的特徵很多時候要連結到青春（或至少不是年老），以及表現為某種人口的平均值（過高的身高、極端的男性化、過度的肌肉都違反了這種平均值）（註 11）。

但是不論如何擴充與限定、不論如何改變原來「性徵」的生物學意義，「性徵原則」只能解釋一部份性感的現象，而且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例外。例如與過去性感標準不同的是，今日許多被認為性感的女人往往比女性平均身高要高（這是對於平均值原則的違反，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個人獨特性的表現——也就是「作怪」——被認為「有個性」或「有吸引力」。這一點我會在文末再提及）。其他例外的例子

像：健美練肌肉的女人被一些人當作性感；還有，模仿女人除毛的男人（毛髮一般被認為是男人的性徵）也被認為性感，等等。

許多和男人美感相關的例外或反例，基本上就是「**男人性感的
女性化**」的現象，或者男人的性感來自（原本被認為是）女人的性徵。這些現象和「性徵原則」（亦即，男人的性感來自男人的性徵，女人的性感則來自女人的性徵）有著根本的矛盾與張力。而這些違反性徵原則的現象，特別是所謂「新性感男人」或「柔性男人」（註 12）的異性戀男人（至少在媒體中被呈現為異性戀者），一般都被說成是男異性戀被男同性戀（後者首先採納女人性徵為其性感的表現）所影響的結果（如Lakoff and Scherr，以及Chris Nutter關於「後異性戀男人」的報導。Nutter 之後類似報導（抱怨）相當多，基本上是說目前從外表已經分不出同志與異男了，這是新性感男人的全球化現象）。

如何理解這種「男人性感的女性化（或，異性戀男人美感的同性變化）」違反「性徵原則」的現象，首先構成了本文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其蘊涵涉及了最基本的性／別假設。

本文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從男人性感延伸到跨性別的性感問題；我們將發現：即使將性徵原則做牽強的詮釋，也很難去完善解釋當代所出現的許多跨性別或後性別的新性感現象。

更詳盡地說，「性徵原則」無法完善地解釋無性別者（如老人）的性感問題，以及跨性別者的性感問題。當男人裝扮為女人時，特別是那些裝扮並不完全「成功」的例子，其性感的原則是否為性徵原則？或者反過來問，那些具有女／雌性陽剛（female masculinity）特質的女人，其性感是來自男性性徵嗎？CC Gay（effeminate gay）為什麼性感？（butch）為什麼性感？「不分」性感嗎？（註 13）溫柔漢、男人婆為什麼性感？跨性別者的性感問題凸顯了「性徵原則」所依據的「兩性性別清楚分野」之假設在事實上並不正確，我們很顯然需要「性徵原

則」以外的其他原則來解釋當代性感的新現象。

當然，生物演化論或社會生物學取向的學者絕對會堅持性徵原則這類美感或性感標準。例如 Donald Symons 便從性吸引力的心理的演化論觀點來解釋女性身體外表一些特徵何以具有性吸引力；可是 Symons 卻沒有相對地提出一套解釋男性身體特徵的性吸引力理論，因為他主要還是接受了「男人性吸引力比較不是外表特徵、而是如身分地位與英勇等抽象特質」這種想法 (80)。Symons 雖然承認了當代文化、多種族社會與大眾媒體對性吸引力心理的一些有限度的影響，也承認他無法解釋女人性感的每一個層面，但是他還是認為演化論提供了主要解釋 (106-112)。在這一點上，Symons 和之前的性學家是相似的。不過像 Frumkin 這類性學家給予文化差異與文化因素在決定性感方面較多的影響力，以及承認「人工美貌」(不同於生物決定的自然美貌) 的存在。受到弗洛伊德影響的靄理士甚至也認可「獨特性」美感(性選擇標準)的存在 (90)。本文就某個意義而言則是一方面歷史性地看待生物性別在性感美貌方面的影響(認為這個影響在晚期現代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則提供了對於「人工的」或「文化影響的」美感、以及「個人獨特美感」的社會—歷史分析。

III. 抽離原則

我所思考的第二個原則可稱為「抽離原則」。以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某個性感的性徵可從其原本固著的性別抽離出來。所以一個原本是女人性感的性徵可以抽離出來，成為男人的性感。這就可以解釋上述新性感男人與跨性別的性感問題了。在性徵原則中，性感的性徵必然連結於某個特定性別的性感，但是抽離原則卻是性徵的去脈絡化、鬆開或脫離原來的性別脈絡；性感從性別抽離出來了。

為了能夠使讀者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意思，此處先拋開「抽離」這些術語，讓我借用 Suppe 的講法來說明：為了方便，我們把性徵狹義地理解為「性興奮的刺激反應類型」，也就是會引起性興奮或倒胃口的感官類型：例如有人會因為皮膚的色澤和質感、髮型、大乳房、香味、異性生殖器等而引發興奮或倒胃口。這種性興奮的刺激反應類型不見得和性別必然相關：例如某人會對某些刺激引發性興奮或性趣全失的反應，但卻不是因為這些刺激是源於某個性別。張三可能會對美麗臉龐、細眉毛、白皮膚、長髮、削肩、富於皮下脂肪的臂膀、圓潤的腰等等這些「刺激」產生性興奮或性趣全失的反應，但是張三不在乎對方是男或是女，性別不會影響張三對這些刺激的反應。雖然這些刺激因素可能都是某種性別典型才具有的特徵——在這個例子裏這些刺激多半是女人才有的特徵——但是這並不表示男人不可能有那些特徵。換句話說，一些刺激反應的類型只是在統計上和性別相關 (statistically relevant)，而非必然因果關係；這也就是說，有些人的性興奮刺激反應類型也有可能是在統計上和性別無關。

如果我們把上述「性興奮的刺激反應類型」擴大為「性感或性吸引力的性徵」，我們可以推論出同樣的結論，亦即，表現性感的性徵不必然和性別相關。例如，有人覺得乳房、細眉毛等性徵很性感——不論這些性徵長在女人或男人身上。

在之前的性徵原則中，表現性感的「性徵」從「生物的性徵」擴及到「社會的性徵」等等，例如從乳房抽離到胸罩、胸飾，或者以表現陽剛（不論是用代表陽剛的動作、氣質、言談、衣著、相貌等）來論示男人性感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抽離原則的應用。但是抽離原則的機制與運作應當是隨著社會變化而演變的。在傳統社會我們也曾看到性感的性徵不再固著於特定性別的現象，特別是某些上層男性

以陰性氣質或面容來表現其美感，或者，具有陰性氣質與特徵的男童也對某些男人具有性吸引力。但是總體而言，性感大幅度地從性別抽離出來，這是在同性戀美感與跨性別美感開始流行並且被社會機制所開發的時代所出現而普及的現象。我願意說這是一種歷史現象，易言之，或許在性徵與性感之間原來有某種生物的或性別的、固著的關係，但是在歷史社會激烈變化的過程中（「現代性的擴張」下詳），透過一些美（性）感抽離機制的開發與建構，使得表達性感的性徵較大程度地離開了其性別的基礎或脈絡。抽離化的主要動力在現代當然是性感／美感的商品化，商品化本身就是一個抽離化的機制（從使用價值抽離到交換價值）。

這些性感／美感抽離機制（此刻在一個全球化的規模下）包括了在各種美容化妝服飾與表現性感的專家指導、各類傳播媒體與文化工業中的性感形象、具有性感品味的身分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形塑、身體科技（整型與養生）與化妝服飾的消費文化、各種形象藝術的生產與展示、美學教育，還包括了每日生活中經過設計、充滿了符指、象徵或比喻性感的商品與環境——例如櫥窗展示、室內裝潢、包裝、廣告、商品設計等等，一言以蔽之，日常生活的美學化 (Featherstone 65-82)。

抽離原則的運作，總是把某個元素或某個關係從其原本鑲嵌的脈絡中抽離出來，再接合到一個新的脈絡中去（原本的元素或關係有時會在這個過程經過一些改裝或增刪）；而這個抽離過程是可以不斷進行的（可循環的），例如從 A 脈絡抽離，接合到 B 脈絡，再從 B 抽離並接合到 C 脈絡，再從 C 抽離而到 A，又從 A 回到 C 等等；亦即，所謂「原本」脈絡或「新」脈絡之別總是相對的。例如表現甲社會男性下層的一個階級服飾標記，可能抽離成為該社會中產階級子女的反對文化或次文化的標記，而這標記的某些元素或與其他服飾的搭配

關係又可能抽離成為乙社會中產女性的性感流行表現，然後又經過某種變形改裝或增刪而抽離成為甲社會不分階級性別的性感表現，等等。牛仔褲的一些流行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cf. Fiske 1-21)。

如果我們略去性感／美感抽離原則的複雜社會機制不談，而就其抽離結果來看，抽離原則的操作基本上是語言象徵的操作。下垂的耳環可能原本換喻著女人的搖曳，而女人的搖曳則隱喻著女人的陰性氣質。可是隱喻可能成為明喻或失去隱喻性質，或者由於不斷的「抽離 接合 抽離」，已經看不出最新隱喻的原指為何了。例如，我們或許能夠追溯男人帶著單一耳環的性感或美感；但是當青少年以耳朵上穿滿許多耳環或耳扣來表現其美感時，可能就很難辨識出其美感抽離的軌跡。總之，性感／美感的記號元素或關係之間可能會不斷地差異或衍異；許多新的性感性徵都可能在既有的美感系統下繼續被創造或建構出來。例如，即使現在沒有人認為女人某種蓄鬍的樣式是性感的，但是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亦即，可能從性感或美感的系統中的元素與規則衍異出來，而被某些人或社群視為性感），同時這個新美感也可能會改變「女人」的性別意義。不過，抽離原則的極致運用不但使性感抽離特定性別的性徵，也可能會使性感抽離性別的脈絡（易言之，**性感不必然和性別有關**）。

必須澄清的是，抽離原則不意味著任何事物都可以隨時隨地被抽離為性感元素。因為性感諸元素所構成的系統（就像一個語言符號系統）總是已經存在的，這個系統有著性感／美感規則，而這個系統與規則決定了什麼是美或性感（就像必須符合美或性感的語法一樣）。雖然美感系統與規則會變動，但不是任意變動。換句話說，不是任何打扮或表現都是美的，（例如）我們的某個方面之所以是美的或性感的，乃是因為我們的那個方面的表現符合了美感系統的規則，後者彷彿是客觀結構的存在。總之，美感系統的構成元素、各

元素之間的關係與系統的規則不是任意構成的：雖然會變動，但也有其穩定性。

照這樣說來，即使是一個有獨特性感或美感的人，也未必能從其身上抽離出任何新的美感元素，亦即，不是所有美的個別事物都可以被抽離出新的公共元素。那麼新性感如何產生？如果說我們之所以是美或性感的，乃是因為我們對既有的美感元素的運用表現符合了既有美感系統的規則，那麼美感為何能夠改變？這就必須考慮第三個原則了。

IV. 操演原則

從現成既有的美感系統來看美感或性感，只能看到其靜態與不變的一面，而看不到其變化的過程。當然，性感不是個被動靜態的狀態。從我們的經驗中便知道，性感的形成在於表現性感的實踐，這個實踐在本質上就是操演：性感並不先於其操演而存在，性感只在造成性感的實踐中形成。換句話說，性感不是個獨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在運用性感系統的元素與規則並做出、擺出、表演出性感的時刻中才存在；因此性感也必須是對身體進行操作以表現出性感的實踐。

讓我們把「性感作為一種操演」說得更清楚一點：首先，使自己性感的努力是造成性感的必要條件，在這個努力與實踐之中，顯露出你想要性感的企圖，這個企圖在展現你對性的興趣——你想在性方面去吸引人，**你將自己物化成為一個性對象（性客體），也就是使自己（一個特殊的個體）成為性感的承載體。抽象普遍的性感元素要具體存在於個人之中，是需要個人做出性感的努力，才能體現那個性感。**

其次，個人在做性感時，往往自覺需要勇於與眾不同（註 14），

但是他實際上所接合的性感元素卻是「流行的」、「公共的」、「大眾的」或至少是「小眾或次文化的」。換句話說，**性感作為一種操演，也同時是操弄既有的性感規則，接合現成的性感元素，以「從眾」的方式來表現個人的性感或美感。不過這個「從眾」只是表面的，主體在做性感時並非只是複製或套用流行的性感元素**（註 15），或者僅僅順從既有的美感規則，主體總是因其處境、社會脈絡、個人特色而與這些性感元素「編出」（excorporation）自己的性感及其意義（此處的「編出」是與「編入或收編 incorporation」相對的（cf. Fiske 15））。有時這些「自己」的性感還會具有被認可的創新意義，甚至形成新的性感元素——亦即，從「自己」的脈絡被抽離，而被收編到性感生產系統中。

總之，性感／美感的抽離機制雖然生產出各類性感，但是這個結構並不能決定主體在性感表現上的能動。性感的抽離原則與操演原則在分析上是獨立的，但是在實際上卻是「**結構 能動**」的拉扯。

此外，不論是媒體中的日本明星影像所呈現的性感，或者台北街頭青少年意圖模仿這種性感而表現出來的性感，都是一種操演（註 16）。後者的性感並不因為其模仿意圖，而成為前者性感的一個低劣的副本或摹本，因為後者未必低劣而且可能創新性感。同時，由於兩者的性感都必須在不斷的操演中才存在，故而前者並不比後者更穩固真實的存在（例如，前者有可能被視為「過時」或「僵化」等等）。同樣的，跨性別者的扮裝，表面上看似簡單地模仿某個性別，但是其過程往往充滿了創意與個人調整；看似在複製最刻板的性別印象，其實只不過是道具的拼湊借用（improvised）——由於欠缺現成的資源系統，跨性別是非常拼湊借用的族群。某些跨性別的模仿，甚至被認為比真實原本更為真實。很明顯的，跨性別不是複製原有兩性的性感／美感，因為事實上跨性別的新創美感今日正開始影響原有兩性的美感。

V. 做性感／做自己

「性感是一種操演」這個原則道出了一個簡單事實，亦即，人必須在化妝、打扮、身體管理等等一些和周遭環境、美感系統規則與人的互動實踐中才能實現性感。性感是「做」出來的，而做性感很顯然地是一個**籌劃身體的反思過程** (reflexive project of body)，而這根據 Giddens，必然也是**籌劃自我的反思過程** (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身體的籌劃是指像飲食控制、健身運動、刺青穿洞、作息養生、美容整型等等身體管理，而這些身體管理則密切關連到形成自我認同、塑造生活方式或風格等……，也就是「做自己」(這個「**做自己**」不是「忠實於本我」的意思，而是藉著不斷參照知識資訊將自我與身體當作一個開放的事業或籌劃來不斷形塑，也不斷地因為新獲得的知識與資訊來思考修正這個籌劃的手段、目標或目的)。易言之，「做性感」在當前也是人們「做自己」的一部份，經常在一個不斷反思的過程中(註 17)；例如，反思某個美感規則、某個性感元素是否適用自己、如何挪用才能使自己美或性感(「如何挪用」就是在反思如何接合既有的性感元素與如何操弄既有的性感規則)，也同時使「自己」成為某種人、表現某種生活風格、表達自己。換個角度來說，「**做自己**」可以**變得性感了**，「**做自己**」有時也可以就是「**做性感**」。總之，「操演原則」陳述的是一個與「做自己」不可分的「做性感」之反思操演。

操演原則必須建立在抽離原則所生產的性感元素與關係及所形成的性感／美感規則之上，易言之，操演原則受限於一定的規則與結構，但是操演原則容許在做性感的過程中存在著個體的獨特性(特異性)與能動，以及創新性感的可能性。今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以「作怪」為性感、或者表現自我獨特性或怪異性(idiosyncrasy)為性感的現象。當然，個人怪異性本身不可能為性感，事實上它一向是令人厭惡或畏懼的，是「瘋狂變態」或「不文明」的表徵；只當此怪異性

有「合理」的解釋時，偶而它會被當作「個性」的表徵。如果作怪或表現個人獨特怪異性可以被視為性感，那必然是在「操演原則」的「做性感／做自己」過程中，才能將之轉化為性感——而這種情況之所以越來越多，也和當代社會背景越來越走向文明化進程的「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 相關 (Wouters)。

非正式化使原本僵固的性別與年齡規範、公共禮儀、公私界限都鬆散了，酷異形象得以在公共場合呈現，而不被視為「瘋狂變態」或「不合宜」。鬆綁的性別與年齡規範，也使一些中老年人（特別是中老年同志與跨性別）得以看似跨齡的風格來表現美感，還有像日本的一些老女人和「作怪」的青少年一樣穿著打扮、染鮮豔色彩的短髮。從性徵原則來說，幾乎已經失去性別的老年人應該不可能性感，但是晚期現代的美感生產卻使許多青少年性感元素抽離或漂浮出來而為老年人在性感操演中所用。

回到以作怪來表現自我獨特、或以作怪來表達性感：即使某個個人的作怪或獨特性感方式能在其個人操演中表現為性感或美，這並不表示這個個人的創新或特異性感元素必然可以被抽離而普遍化；只有當這個特異元素一方面被抽離機制啟動（例如這個元素根本就是性感工業所設計的商品），另一方面這個特異元素具有「能夠被許多人來挪用表現其性感與自我」之性質（亦即，原本只是個人的特異性卻恰巧能為許多其他人所用）（註 18），這個特異元素才可能普遍化而成為新性感。新性感不僅是性感諸元素所構成的系統（就像一個符號系統）的變動，而且也同時是性感本身的改變——性感沒有本質，不是一個固定自在不變的實體。性感就是人們的性感操演所表現出的性感（這個操演則預設了先在的性感系統），而當代的性感和**自我表達**不可分。

在我為本文做總結之前，讓我暫時偏離主線來談虛擬領域裡的

一些性感操演現象，之中也有很大的成份是自我表達。Castells 觀察到電腦虛擬媒介的興起造成文字書寫的再度復興，而且文字書寫被整合到一個多媒體的環境中(327-375)。在虛擬性愛的領域中，文字變成一個傳達魅力與性感的重要工具。許多女性情慾的實踐者喜歡以文字營造氣氛，以小說或散文來抒發其情慾，她們不但表現出近乎自戀式的自我表達，也常要求對方的文字必須能表現性感與自我特色，才能打動芳心。甚至從一些粗淺的觀察來看(特別是女性情慾實踐者的創作)，這類在虛擬文化中表達性感的文字書寫，有著黑色、SM、酷異、sex-positive、sexually explicit、都市、虛無、實驗、邊緣性愛(背叛、外遇、一夜情、3P、縱慾、同性或雙性戀等等)這些特質，顯然這些已經成為本地虛擬性感的重要性感元素了。這些性感元素似乎不是「性別的」，而是跨性別(或超越性別的)，可以歸類為某種酷兒文體或雜種文本。

VI. 漂浮的性感

從以上所述的三個「性感原則」的順序與方式，可能會使讀者認為這三個原則在某個意義上對應了三類主體所傾向的性感：「性徵原則」可以說是主流異性戀的、性別區分的性感。「抽離原則」是同性戀、跨性別或第三性所傾向的性感。「操演原則」則是那些深受美感抽離機制影響而努力做自己(強調獨特怪異性、流行風尚、不順從)的個體所傾向的性感原則。這個印象不完全是正確的，因為即使是異性戀的性感也必然由抽離原則與操演原則所構成；同性戀與跨性別則更是在今日積極地「做自己」的社群。

如果我們把性徵原則納入抽離原則來解釋，那麼「性徵」可以被我所謂的「(抽離的)性感元素」所取代，這個「性徵」由生物性別的屬性被抽離為社會性別的、跨性別的，甚至與性別無關的性感元素。

更進一步說，一些性感或美感抽離機制使「性徵」或性感(元素)離開或鬆脫其原有的脈絡，亦即，離開原有的性別、性、年齡、階級、種族、傳統文化、地域(本土)的脈絡，使性徵或性感成為全球化的流動空間內「漂浮」的元素(註19)，成為個人做性感的素材與資源——另一方面，性感的漂浮也使得個人不必再固守或受限於自己原有的性感元素。(「漂浮」的意象意味著一方面從其原來脈絡鬆離脫開，另一方面仍然附著在某些脈絡上(註20)，但是不再緊密地被鑲嵌，與其現有脈絡只有鬆散或流動的關連，並可能從其現有脈絡漂浮到其他脈絡，因此被個人接近使用或擺脫甩掉的門檻降低了。)

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在抽離原有脈絡的意義上可以說是高度個人主義化的(individualized)以及全球化的(globalized)，在這兩個特點上我們也可以弔詭地將之視為「普世的」(“universal”)，這不是傳統上伴隨著抽離化(abstraction)而來的普世化，而是「全球流行」的意思。當然這不是說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是被所有人(大眾)普遍地接受為性感，事實上，在今日全球化的資訊與傳播結構內，漂浮的性感有區隔化、分眾化與雜種化的現象，但是這些區隔與分眾未必是沿著舊有的社會範疇界限(如階級、性別、性、種族、年齡、國族)，而是受到更複雜的因素與新形成的各類認同網絡所影響。故而，雖然有比較大風潮的流行，但也有許多更凸顯自我認同性質的小眾或次文化的流行美感。

另一方面，這些漂浮的性感也許會再度「固定」下來，接連新的脈絡，被主流或邊緣的年齡、階級、性別、性、地域、族群等所挪用或編出新意義，亦即，個人的「做性感」可能會展現出特定社會類型與趨勢。但是就像所有流行事物一樣，性感之美的「汰舊率」很高，固定性很低，但是也經常「回收」或「復古」；性感之美一旦高度抽離後，成為「普世的」(也就是全球化下高度個別化的)性感之美後，即

使看似剛硬也很快煙消雲散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就像其他全球化下高度個別化的事物一樣。「普世」的性感之美不再是人們過去幻想的永恆的美，反映的不是「人性」、崇高 (sublime) 或自然的規律等等，因為這些漂浮的性感與其美學系統已經不再指向或連結到人類活動的外在限制因素 (external parameters) (如自然的性別、生物演化的需求)，而是彼此指涉，內在於社會化的、組織化的 (socially organized) 與反思性的 (reflexive) 美學生產。這種內在的互指性質 (internal referentiality) 對 Giddens 而言，乃是現代性的結果。故而這篇文章正是在這個立場上主張那些漂浮的性感元素與「做性感」之出現，乃是建立在一個現代性的擴展所必然帶來的廣大深層變遷的一部份。美的自然成份 (生物性別等)，已經像自然世界一樣，被社會化了。易言之，將自然世界社會化的現代性，也使得性感脫離原有的傳統、國族文化、年齡、階級、性別、性、地域等，而成為漂浮的，這可以說是更進一步地「去傳統化」與「個人主義化」(U. Beck)；「作性感」成為「做自己」的反思活動的一部份，既是「個人主義化」的一部份，也加深了個人主義化。

VII. 結語

在結語的部份，我將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重複之前的重要論點。首先，在今日性感／美感的領域中，我們看到一種看似與表現自我獨特性相反的趨勢，特別是追逐或模仿「流行」的性感的從眾現象。從「操演原則」來看從眾現象，會認為「漂浮」的性感雖然是公共的，但是「做性感／做自己」這個不斷反思的過程，會將個人生命史、個人認同連結到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後者被挪用為做性感的素材與資源，也被編出一個私人或個人的人生意義。但是這個「將公共流行賦予個人意義」的部份往往是被忽視的。例如，人們往往忽視了台

灣哈日族以借用拼湊(創意)來表現自我,而只能批評台灣哈日族的「從眾」、「媚外」、「無創意模仿」、「文化殖民」(註21)。但是這種批評卻自我矛盾地將這些實踐稱為「作怪」——而「作怪」其實是最富個性的行為,而且通常也是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的方式。事實上,許多第三世界青少年的模仿富裕國家偶像都有這種自我培力意圖,有時則是他們在同儕間取得較高地位的方式。或許就是這種力量或權力的自我肯定,使得「做自己」變得性感。總之,在做性感過程裡,「從眾/個人作怪」的區分是模糊的。

其次,很明顯的,所謂男人的新性感現象不能化約為性別問題,或者只從性別角度(女性主義)來分析。在全球化商業消費文化主導下的美感流行風尚,其所形成的新性感愈來愈趨向雜種化,也愈來愈趨向跨越性別的、脫離生物的、脫離傳統階級品味(如hip-hop文化)的性感,而許多被視為「作怪」的實踐(特別表現在全球青少年次文化中、激進的跨性別與酷兒生活風格中、還有某些跨齡風格的中老年人身上),其實正是在「操演原則」之下的「做性感/做自己」。從這些面向來思考此刻男人的新性感,將為我們展開全新的視角(註22)。

最後,同樣的,跨性別的性感/美感現象也不能只從性別角度或女性主義來分析,並且應當看到跨性別的性別操演中的「模仿複製/拼湊借用」(一如作怪/從眾的流行性感實踐),亦具有一個更寬廣深層的社會意義(即,現代性與現代自我)。有人或許質疑跨性別性感影像的「流行」(從音樂歌手到廣告模特兒)能否改善跨性別者的處境?也有人懷疑流行的跨性別美感是否真的被普遍接受?其實,任何流行的美感都不意味著人人皆以流行為美或性感,所謂「流行」只是一種文化正當性與社會接受。當然,對於跨性別性感元素的文化正當性或社會接受,不必然和跨性別處境或政治權利有必然直接的關係,然而,它

提供了一個介入的可能、以及跨性別者自我培力的機會。跨性別爭取自己的美感具有文化正當性，在我看來，是具有政治意義的。

註釋

* 本文最原始的草稿曾以「男人的性感」為題，發表於〈兩性教育季刊〉的「男人研究」專號。在此謹向當初的邀稿人謝臥龍教授致謝，他給我機會去把一些想法寫出來，也給我很大的鼓勵，若沒有他邀稿與鼓勵的這個機緣，這篇文章也不可能產生。不過那篇原始草稿在思考上還不夠完整，後來文章經過大幅度的修改，發表於「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 2：跨性別」（2000 年 11 月 26 日，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合辦）；那次發表前的修改過程中，有機會與 GSRAT 的一些朋友討論，她們給了我不少意見，使我有機會儘量從一個社會理論的角度，去採納跨性別主體的視野，但是文章的最後面貌與責任當然是我個人的。

此次於本書中正式發表，我還做了不少必要的修改。這篇文章題為「初探」，是因為我雖然提出了問題意識，並將此問題聯繫到（晚期）現代性，但是我對問題的解決可能還不成熟或融貫，故而本文有拋磚引玉的期待。另外，此文在研討會發表時，曾配合了一些幻燈片顯示「新性感」男人、「作怪」青少年、「酷異」跨性別等等的形象。如果讀者在閱讀本文時，已經從周遭或媒體略知這些形象也將有助於對本文的問題意識之理解。

1. 本文中「跨性別」有兩個含意，狹義的是指變性反串等 TG 主體，這是本文中最常見的用法。另一個廣義的含意則是指跨越或超越性別的，所以本文會探討不同於舊性別規範的新性感男人，同／雙性戀，以及「後性別」意義的作怪青少年、跨齡老人以及狹義跨性別者 (TG)；這些主體都是不能完全被生物性別為主的「性徵原則」（詳見本文）所解釋。很明顯的，本文標題的「跨性別（美學）」就是廣義的用法。
2. 「核突」或「核凸」是廣東話中樣子很難看的意思，原來應該是「猾突」，本是宋明時代的流行口語。
3. 其實我另有一個特別名詞，來指涉男人的性吸力與美，這個特別名詞不但是

我的書(構思寫作中的一本通俗書)的主題也是書名本身;但為了避免橫生枝節去解釋這個特殊名詞,我暫時就用「性感」這樣的名詞來代替。

4. 後來成為妓權派女性主義者的 Wendy Chapkis 在 1986 年也寫過一本女性美貌主題的書。若將此書與 Davis 做比較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Chapkis 已經看到傳統女性主義的一些問題,但是她和 Davis 一樣還保留了女性主義的一些假設,不過 Chapkis 顯然還處於一個掙扎中的立場,以致於在陳述觀點上不如 Davis 清楚有力。
5. 這種功能說至今還得到當代從演化論觀點來看待美的學者之迴響,例如把性吸引力當作性愉悅的指標(Symons)。
6. 就我粗陋的觀察,台灣婦運與女性情慾運動興起後,女人凝視與討論男性面容之俊美變得比較公開與大膽。
7. 與此相對的是:美國女人是以成熟女性的性感來表現「女人味」,但是過去在台灣,由於教育過程對女性的「去性(徵/感)化」的壓抑,所以台灣女性常以小孩式的柔弱撒嬌,來表現「女人味」;不過近年來,台灣青少年也勇於表現性徵(例如乳房),並且有辣妹的出現。這些則是新的性/別文化趨勢。
8. 靄理士認為種族特點會影響美的客觀標準,「在各個族類自己的成員看來,總以為其所以不同於別的族類的地方,正是其所以美於別的族類的地方」(89)。雖然靄理士把種族特質還是聯繫上健康活力這種客觀標準(「族類特點的充分發展多少是健康與活力的發展的一種指示」(89)),但是提出族類特點為美的一種標準則對(後)殖民主義有其蘊涵,亦即,如果東方人的美本應是該族類的典型特點,那麼很顯然的,現在這個美的標準已經移向西方人的典型特點。
9. 從以下坊間這些文章或新聞報導,可以看出新性感男人的一些標準論述與趨勢。新聞報導:〈男同志保養品〉、〈男性自覺健康操「我的美容功課」〉、〈世紀末美男子~柏原崇現象〉、〈比起妳 男人更愛 body Shopping:美體情結〉、〈台灣男性儀容穿著大診斷〉,以及陳建志、劉黎兒、楊子的文章。
10. 本文沒有提及的一個美感的歷史化層面是:正如 Susan Bordo 指出的,人類史的大部分時期,對於美感與裝飾並沒有很根本的性別差異;在廣大的勞動階層中,女人與男人都是並肩勞動的,美貌問題對勞動男女而言都不是優先的;對於美的注意不是和女性相關連,而是和一種特權而且有精確標準所管控的生活相關(201-202)。

11. 南西·艾科夫表達了類似的意見。不過我並不擁護此書對這些現象的生物演化論解釋。
12. 參看〈給“柔性男人”一個理由〉。由此新聞報導也可以看出「新性感男人」是個全球化現象。
13. CC Gay 是指 Sissy(娘娘腔) 的男同志。在女同志文化中是和「婆」相對或配對的。「不分」則是指「不分婆」。、婆與「不分」可以是指外表的、兩人關係的、求偶角色扮演的。例如外表男性化、扮演陽剛角色的可以稱為。「不分」則可以指沒有明顯主動或被動的求偶角色的女同志，也可以指能夠同時扮演或接受 或婆的女同志，等等。
14. 在一個「性感」或多或少被壓抑的社會(性歧視社會的特色)，「做性感」(特別是男人與青少年) 有時也是需要「勇敢地表現性感」，從〈善待自己 勇於開發身體美感〉這篇報導的標題便可以看出之中的關連；而勇於做性感也往往就是勇於與眾不同。在〈我喜歡人家說我好性感！〉這篇文章中，作者 WITTY 貓提到：在台灣說他人性感，會被認為不正經、不恰當。
15. 易言之，一個人不是因為穿上一件性感衣服或說出性的語言就可以變成性感。
16. 請參見相關報導：〈東京的黑妞傳奇與教主之爭〉、〈西門町變裝搞怪秀一片哈日風〉。
17. 以下的新聞報導，可以看出扮裝者的「做自己」，也印證本文的一些其他論點。

妖魅般的眼神，奇異的服飾，再加上背後突兀的黑色羽毛翅膀，14歲的小愛在鏡頭前面，自然地擺起日本視覺系偶像招牌的姿勢，小愛代表的不只是現今年輕人「哈日」的流行風，也訴說著想藉由角色扮演的過程，解放被桎梏的心靈。

小愛用著 Y 世代標準冷冷的聲音說，扮成什麼樣是她的自由，如果要她穿成這個樣子在街上走，也沒有什麼不敢的。從最早日本「漫畫風」的造型，到前一陣子布袋戲迷「霹靂風」的造型，再看到目前「哈日風」的視覺系造型，造型成為年輕人的另一種身體語言。

為什麼會選擇視覺系的造型，小愛表示，那種卡通或者是電動玩具人物的造型太幼稚了，像她這種「大人」，應該打扮的更有個性

才對，而視覺系的造型正好符合個人特色的裝扮要求。

小愛一身視覺系的打扮，前前後後花了她1萬多元，不過小愛並不在乎花了這些錢，小愛說「反正都是爸媽給的」。

不過小愛表示，這個造型流行一陣子了，看起來已經沒有那麼炫，因此未來還是會看一些日本雜誌再決定改變造型。至於會用什麼樣的造型，小愛說不管變成什麼造型，一定不會扮成那種漫畫人物的幼稚造型。(〈Y世代的變裝原則：秀出自己特色〉)

18. 用 Richard Rorty 的觀念來說，一個特異性感元素就像一個個人自創的隱喻，只有當這個新語言發明恰好模模糊糊地捕捉到人們各自不同的需要，剛好能為處於不同情境的人們所用時，這個隱喻就有公共的性質了，這個新性感元素便得以流行了。參見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以及他的“Freud and Moral Reflection”。
19. 馬克斯主義的美學將美聯繫到具體的生活脈絡（如勞動），然而在美的商品化過程中，美也越來越抽象，並且隨著最新一波的全球化，到達一個新的「全球普世」（global-universal）抽象程度，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抽離機制使性感或美感很大程度地離開原有的傳統文化、地域、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的脈絡」，後面這樣的論點受到 Giddens-Beck-Lash 有關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自折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說法的影響。關於美感與自折現代化的部份，可參看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31-59。我在之前提到本文的立論取向企圖超越舊式批判理論的典範，此處可以用註 8 提及的西方美感的殖民主義為例，本文其實也提供了一個如何理解這個美感殖民如何進行的理論模式；亦即，美感殖民必須透過美感抽離機制（包括美感的「專家系統」）（Lash and Urry 54）與反思活動來進行，而不是簡單自動的船堅砲利之強加於人過程，而這正是傳統批判理論的盲點——如忽視主體反思與能動的複雜協商挪用過程。周美芳在研究二十世紀初男體美感的形成時，提出西方男體的美學觀如何進入中國社會文化脈絡，這中間涉及了西洋美術教學與展示、以及含有現代化與國族寓言的男性健身呈現等美感抽離機制。
20. 此處把「脈絡」想像成水，性感元素與其脈絡的關係，就像在水上浮漂。
21. 請參見註腳 17 的新聞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所謂「哈日」不只是單純的「文化侵略」，而包含了台灣青少年對制式教育的反抗、表現個性與形成次文化的能動。此外，這裡所謂的「模仿」其實充滿了創意。

22. 「新性感男人」的慾望及認同，當然不同於「新好男人」。在今日台灣，一些「性／別中層」的女性主義者仍然寄望於「新好男人」的創造或改造，其理論與實踐的著眼點則只能訴諸「道德良心」、「覺醒」，也就是訴諸男人的「父職」或「夫職」（做個好爸爸、好先生），希望男性能自我克制慾望（輔以法律、社會規訓或輿論對出匱慾望與「色情」的壓抑），並且將「新好男人」的特色連結到上層階級的符碼。這些理論與實踐是「性別化約」的，也終會失敗的，因為「新好男人」其實只是性／別中層的女人的慾望投射，但是她們所慾望的「新好男人」缺乏一個現實的男性慾望基礎，亦即，晚近不斷成形的男人新慾望結構並不想成為「新好男人」，而且這個新的、現存的男人慾望結構的形成是來自更大範圍的全球文化下的慾望生產（美學化）與社會轉形（如個人主義化），根本不是道德勸說與法律打壓可以克制的。所以這些性／別中層女性的道德壓抑策略不可能成功；正如同她們所慾望的——也就是新好男人所代表的——傳統一男一女浪漫愛家庭與性，正在和新的慾望生產與社會轉形日漸衝突矛盾一樣。這篇文章則企圖指出另一個思考方向：今日性／別下層男女的慾望結構是相似的，而且其形成與轉變都和全球化下的慾望文化和社會轉形的邏輯相合及互動，依此慾望結構與慾望文化社會轉形邏輯所進行的社會運動轉換（而非壓抑），所改造或創造出的新男男女女——或者說新（跨）性／別——才是現實可行並具有改變現行性／別制度的運動方向。（按：「性／別」是「性別」與「性」及兩者關係的簡稱。性別上層是指男性，性別中層是指女性，性別下層則是指跨性。「性上層」是指符合性道德與正面價值的「性」，性中層是指有爭議的性道德、不被保守認可、但是被開明人士護衛的「性」，性下層則是指被視為嚴重偏差變態、違反性道德、負面價值的「性」。女性主義基本上是性／別中層的代言人。）

參考書目

- 南西·艾科夫，張美惠譯，《美之為物：美的科學》，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
- 周美芳，〈二十世紀初中國繪畫中男性裸露形象的改變〉，《人文學報》26期（2002年12月）：97-142。
- 陳建志，〈美麗與俊帥 兩性新角力場〉，《聯合報》，2000年1月16日。

- 劉黎兒，〈美男的定義〉，《中國時報》，2000年1月19日人間副刊。
- 楊子，〈帥哥新義〉，《聯合報》，2000年1月31日。
- 靄理士 (Havelock Ellis)，潘光旦譯，《性心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Paquet, Dominique. 揚啟嵐譯，《鏡子——美的歷史》，台北：時報出版，1999。
- WITTY 貓，〈我喜歡人家說我好性感！〉，《中國時報》，2000年3月14日家庭版。
- 〈Y 世代的變裝原則：秀出自己特色〉，陳瀚權 (記者)，《東森新聞報》，2000年5月20日。
- 〈比起妳 男人更愛 body Shopping：美體情結〉，鄭麗園 (記者)，《聯合報》，2000年5月8日。
- 〈世紀末美男子～柏原崇現象〉，黃秀美 (記者)，《明日報》，2000年07月14日。
- 〈台灣男性儀容穿著大診斷〉，張玉貞 (記者)，《中國時報》，2002年10月23日。
- 〈西門町變裝搞怪秀 一片哈日風〉，陳瀚權 (記者)，《東森新聞報》，2000年5月20日。
- 〈男同志保養品〉，張亦良 (記者)，《中時晚報》，2000年3月6日財經產業版。
- 〈男性自覺健康操「我的美容功課」〉，聞文 (記者)，《台灣立報》，2000年4月27日。
- 〈東京的黑妞傳奇與教主之爭〉，林翠儀 (記者)，《明日報》，2000年11月2日 (生活)。
- 〈給“柔性男人”一個理由〉，《北京晨報》，2000年11月21日。
- 〈善待自己 勇於開發身體美感〉，張晉綸 (記者)，《聯合報》，2000年1月16日。
- “Beauties.” *The New Joy of Gay Sex*. Eds. Charles Silverstein and Felice Picano.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Bordo, Susan. *The Male Bo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1996.
- Chapkis, Wendy. *Beauty Secrets: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Appearan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6.

-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Davis, Kathy.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Featherstone, Mik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Friday, Nancy. *The Power of Beau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 Frumkin, Robert M. "Beauty." *The Encyclopedia of Sexual Behavior*. New Revised ed. Eds. Albert Ellis and Albert Abarbanel.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1973.
-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akoff, Robin Tolmach and Raquel L. Scherr. *Face Value: The Politics of Beauty*. London: RKP, 1984.
-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Nutter, Chris. "Post-Straight: How Gay Men Are Remodeling Regular Guys." *The Village Voice*. Week of August 8 - 14, 2001.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Freud and Moral Reflection."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3-163.
- Suppe, Frederick. "Curing Homosexuality." *Philosophy and Sex*, New Revised Edition. Eds., Robert Baker and Frederick Ellist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4. 391-420.
- "Types." *The New Joy of Gay Sex*. Eds. Charles Silverstein and Felice Picano.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 Symons, Donald. "Beauty Is in the Adaptations of the Beholder: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Human Female Sexual Attractiveness." *Sexual Nature / Sexual Culture*. Eds. Paul R. Abramson and Steven D. Pinkert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80-118.
- Wolf, Naomi. *The Beauty Myth*.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2.

Wouters, Cas. "Formaliz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Changing tension balances in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2): 1-18.